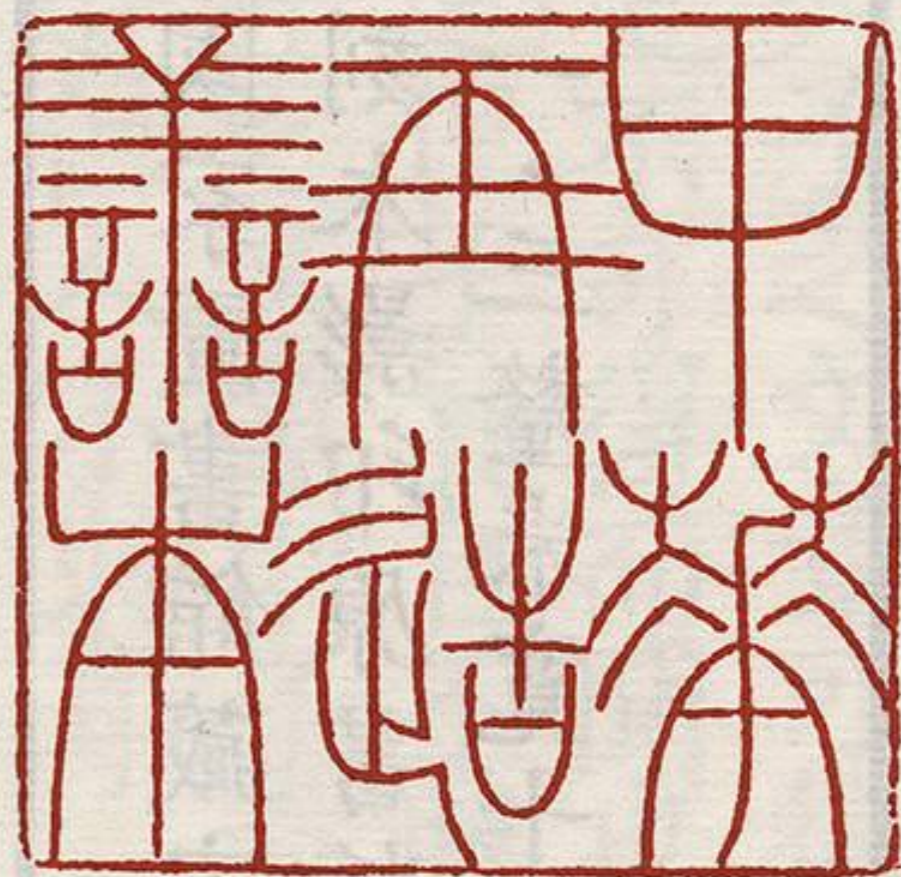


張子語錄

據國家圖書館藏宋福建漕
治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十一·三釐米寬十五·八釐
米





張子語錄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曾聞夫子言性
與天道但子貢自不曉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若夫子之文章則子貢自曉聖人語動皆示
人以道但人不求耳
不可使知之以其愚無如之何不能使知之耳
聖人設學校以教育之豈不欲使知善道其
不知愚也後世以為民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則其待聖人也淺

言金一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
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母固者不變於後母必者不變於前母四者則
心虛虛者止善之本也若實則無由納善矣
先之勞之身先之必勞之愛之能勿勞乎愛之
則已須勤勞以求其養之之道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
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
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
是說明賢思之

生知有小大之殊如賢不肖莫不有文武之道也忠信如丘生知也克念作聖學知也仲尼謂我非生知豈學而知之者歟以其盡學之奧同生知之歸此其所以過堯舜之遠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發憤而化至于聖耶抑每有悟而忘食一作飢

遺老耶

仁者壽安靜而又長壽之象也

信近於義猶言言近於義則信可復也復踐也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

三十一

語錄上

二

徐仁

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擇不處仁焉得智是擇善也孔子所擇亦不過乎然而仁也又有守得處在求之

舜非致曲而至于聖人何以以孝聞曰不幸舜之父母異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

夫子之門父子共學而賢者點與參也點好學

樂道

禹吾無間然無間隙也故其下所舉之事皆善也聖人猶看之無隙衆人則可知

顏子問爲邦

云云

三代之文章顏淵固皆知之

故於其所知而去取之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放鄭聲遠佞人此則法外意如道千乘之國之意不與已舉行者故事相干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亦人之所難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言語及所居之位

二九八

張子語錄上

三

阮

誦詩三百止亦奚以爲誦詩雖多若不心解而行之雖授之以政則不達使於四方言語亦不能如此則雖誦之多奚以爲

大武可以爲也盡見武王之事便可爲看了武特地知虞舜舜之時又好德性又備禮文又備

文而靜孔子言弗可及也更不說可知

揖遜而升下或以爲絕句謂揖遜而升降也及以射禮不勝者亦飲之堂上故不言下而飲非也升而遜可也下而遜無此理也禮文雖

不說下而飲不勝者自下而請飲勝者又不
可飲於下故升飲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止試矣言於人之毀譽
誰爲毀誰爲譽若有所來譽者則我將有所
試矣不言試所毀此義正與采苓問人之爲
言者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惟下言
人之爲言胡得焉亦不考其舍旃之言獨於
人之爲言者考其實仲尼未嘗見毀人其於
弟子有所進退者止是言其實耳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
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顏孟有無優劣同異

顏子用舍與聖人同孟子辨伯夷伊尹而願學
孔子較其趨固無異矣考孟子之言其出處
固已立於無過之地顏子於仁三月不違於
過不貳如有望而未至者由不幸短命故歟
時兩化之春誦夏弦又言當其可之謂時成德
因人之有心當成說之如好貨好勇因爲其
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形色如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云云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于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告子不動心必未有以取材也

必有事焉四字更求之

四詞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尚受命雖不受知不受

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事實到如此則更何須言天何言哉

二六一

張子語錄上

五

余仁

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

因而成之荅問者必問而後荅也

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

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義也不

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孟子於聖人猶是粗者

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然其術未至者

又烏能服人以善養之者凡教之養之皆養

人也

夷子謂愛無差等非也謂施由親始則施愛固由親始矣孟子之說闢其無差等也無差等即夷子之二本也彼有取焉耳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忘勢之人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忘人之勢五人者能忘獻子之家也不能忘獻子之家則爲所輕獻子亦不肯與之爲友矣盡天之物且未須道窮理只是人尋常據所聞

有拘管局殺心便以此爲心如此則耳目安能盡天下之物盡耳目之才如是而已須知耳目外更有物盡得物方去窮理盡心了性又大於心方知得性便未說盡性須有次叙便去知得性性即天也

富貴者貧賤者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否亦有其不

幸者亦有命也臨時却智之於賢者則不獲知也

學者須要識所惡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不常者與常者處則十事必十次怒爲他常是過九次未怒已是大段包忍十次則須怒

觀虞書禮大樂備然則禮樂之盛直自虞以來古者雖有崩壞之時然不直至於泯絕天下或得之於此國或得之於彼國互相見也

三三五

張子語錄

七

阮生

假令宮縣雖鍾鼓四面同設其四隅必別各有鼓

人有陰疾者先雨必有驗斯可候雨此動乎四體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是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又有人語恠爲人所難理不勝則就上更說將去是質疑事如此則過益過非可遂非也

祭用分至啓閉取其陰陽往來又得其氣之中
又貴時之均也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恠且難之
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
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
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
正已而物正也

食則遇毒不悟凡食不義便是遇毒
其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
仕亦可出

三八二

張子語錄上

八

阮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致自傷者又
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古之衣服器皿之類必要知其作之者
古人道古物故盡物之象然後經義可說也無
證不言

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
若以聞見爲心則止是感得所聞見亦有不聞
不見自然靜生感者亦緣自昔聞見無有勿
事空感者

聞見不足以盡物然又須要他耳目不得則是

木石要他便合得內外之道若不聞不見又何驗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學者忠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觀之方均故人有見一物而悟者有終身而悟之者

以已孝友施于有政之人是亦已爲政之道如以溫良恭儉遜化於國君猶國君重信之是

二九

張子語錄二

九

阮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之神不歆享也路鼓鼓鬼享必在北近堂天子五門路正在北路大也路門路寢皆特大路鼓之名恐由此得之

擊石拊石獨擊謂之擊若編磬則聲有高下擊之不齊故謂之拊今謂之拊響然也琴瑟亦謂之拊以其聲不同也

物怪衆見之即是理也神也偏見之者非病即僞豈有有一物有不見者有見者偏見者即

病也人心病則耳目亦病今日月之明神也誰有不見者又如殞石于宋是昔無今有分明在地上皆見之此是理也

人言不信恠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者才劫之不測又早是信也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即說無反入於太無見人說無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非也

凡言自信與不動心同亦有差等告子不動心孟子亦不動心勇亦然

孔子所不語恠者只謂人難信所以不語也

十詩之作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救之不過失數矢而已故此詩但可免不言之失今同者固不言不同者又

一向不言不言且多故識言之亦使知不同者不徒閑過而已極只是有一不同耳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寒食周禮禁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高其時禁之以防其太盛野人鄉里尤甚旣禁火須爲數日糧旣有食因重其祭祀十月一展墓亦可用以其草木初生初死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患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洪道也

人則可以管攝於道道則管攝人此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也人則可以推洪於道道則何情豈能洪人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必自嬰孩始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性美教之便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上堂則時其上堂而扑之若或不常旣撻其上堂又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雖曰撻

而求不升堂不可得也是施之妄莊生有言
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麒麟殺之之怒不
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有決之之怒養異類尚
爾況於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人言四月一日為麥受胎殆不知受胎也久矣
草木之實自其初結時已受胎也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
不納也今石田雖水潤之不納其乾可立而
待者以其不納故也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
外無正者不行

知之為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為知包
着心性識知者一如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
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
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
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
心到處

狎大人大人寬容有德度者以其有德度容人
故狎狎侮之也侮聖人之言聖人之言直是
可畏少犯之便有君子小人之別

張子語錄上

張子語錄中



溫良恭儉遜何以盡夫子之德人只爲少他名
道德之字不推廣見得小溫良恭儉遜聖人
惟恐不能盡此五德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聖人惟憂不能盡忠恕聖人豈敢自謂盡忠
恕也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
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
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
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
于無窮方爲博施言朔南暨聲教西被于流
沙是猶有限此外更有去處亦未可以言衆
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
之欲得人人如已然安得如此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
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
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
尤更約也

九一
作必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於禮庶人之禮至略
直是不責之難責也蓋財不足用智不能及
若學者則不在此限爲己之所得所一作行己

之所識也某以爲先進之說只是行己之志不願乎其外誠盡而止若孔子必要行大夫之祭當其退時直是不可爲也故須爲野人無奈何又不可不爲故以禮樂爲急刑不上大夫雖在禮有之然而刑不上大夫官有士師而已

有虞氏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言堯舜只是納于大麓元不曾有封大麓如後世尚書之任夏后氏謂以君而得天下商人周人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

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

昔謂顏子不遷怒爲以此加彼恐顏子未至此地處之太高此則直是天神顏子未必能寂然而感故後復以爲不遷他人之怒於己不貳過不貳己之過然則容有過但不貳也聖人則無過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毋意毋常心也無常心無所倚也倚者有所偏而係着處也率性之謂道則無意也性何嘗有意無意乃天下之良心也聖人則直是無意求斯良心也顏子之心直欲求爲聖人學者亦須無心故孔子教人絕四自始學至成聖皆須無此非是聖人獨無此四者故言毋禁止之辭也所謂倚者如夷清惠和猶有倚也夷惠亦未變其氣然而不害成性者於其氣上成性也清和爲德亦聖人之節於聖人之道收得最近上直隣近聖人之德也聖人

之清直如伯夷之清聖人之和直如下惠之和但聖人不倚着於此只是臨時應變用清和取其宜若言聖人不清聖人焉有濁聖人不和聖人焉有惡

禹稷顏回易地皆然顏固可以爲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如何也雖同時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夫子豈有棄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隣之別有責無責

之異耳孔顏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

三十九 張子語錄中 四一 陳

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果哉末之難矣言爲言之果容易發言也無所難是易其言也彼之有心哉亦未必知音如此蓋素知孔子德望故往來云耳

又作來往言耳

爲命云云猶成人之爲我爲命則須是討論修飾潤色乃善取此衆人之長方盡其善鄭介於大國之間其時得以不爲辱特由爲命之善也言此時未有能兼備此衆善以爲命者成人之義亦謂兼此衆善可以爲成人孟公

綽趙魏雖大家然令不出家事不至大勝薛
雖小國蓋具國體有禮樂征伐之事其事亦
大須才足以治之此評人品也

林放問禮之本禮之本所以制奢也凡禮皆所
以致奢獨瘞則情異故特舉之瘞只爲人易
忘所以勉人之難孔子猶曰瘞事不敢不勉
二十博學內而不敢遽爲成人之事也三
十博學無方猶智慮通達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言戰栗孔子罪其穿鑿也不
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以不知爲知則所知亦
不知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皆
言其不可救且言有淺深事已成何須說事
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何必咎之

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
喜怒好惡

紅紫不以爲褻服近身衣也以紅紫爲之不宜
也非爲以間色而賤之雖褻服不用也禮服
非止用五色之正雖間色亦有爲之者

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言非所取也無道則愚
近於詐不可學也

攻乎異端攻難闢之義也觀孔子未嘗攻異端也道不同謂之異端若孟子自有攻異端之事故時人以爲好辨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道之小成者也若言必信行必果是也小人反中庸亦是也此類甚多小道非爲惡但致遠恐泥信果者亦謂士之次反中庸而無忌憚者自以爲是然而非中庸所謂小道但道之小耳非直謂惡笙鏞以間謂東西鏞磬間作也

樂言拊者大凡雜音謂之拊獨者爲擊笙鏞鍾磬皆可言拊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所思所存益以堅瑩

萬物生死成壞均爲有知不礙於物而物亦不能礙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求新意

權量宜而行義之精道之極者故非常人所及
取名則近取材則難即道也不可妄分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
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

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
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反
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

與爾皆夢也蓋不知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
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朞月可也三年有成
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朞月是一歲之事
舉備也至三年事大綱慣說學者又且須以
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
則於時又以爲恨

義理無形體要說則且說得去其行持則索人
工夫故下學者所以鞭後而趨齊也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則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隱不知也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行是人所常用故曰費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

望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言其體也言其大則天下莫能載言其小則天下莫能破此所以見其虛之大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
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
之言美輕重不同 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
而不畏人乃明道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
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
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
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
之於已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憂謀之太
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
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凡可狀皆有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
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體物而不可
遺也

志於道道者無窮志之而已據於德據守也得
寸守寸得尺守尺依於仁者居仁也游於藝
藏脩息游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

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以
槩而言

樂山樂水言其成德之仁者如山之安靜智
者如水之不窮非謂仁智之必有所樂言其
性相類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熟近詖辭徇難近於並耕
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
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
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
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不中節則爲惡

可欲之謂善凡世俗之所謂善事可欲者未盡
可欲之理聖賢之所願乃爲可欲也若夷惠
尚不願言君子不由也清和亦可言善然聖
賢猶以爲未足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釋氏之說所以陷爲小人者以其待天下萬物
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污
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

生成覆露天之道也謂亦可仁義禮智人之道

也謂亦可損益盈虛天之理也謂亦可壽夭貴賤

人之理也謂亦可天授於人則為命謂亦可人受

於天則為性謂亦可形得之備不必氣得之偏

不必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互亦可此非學造至

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

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告子所止到

已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

三十一 張子語錄中 十一 范騰

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

上同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

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

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誠者虛中求出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之事在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至無臭至矣

二六文四

張子語錄中終

十二

勝

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言虛者未論陰陽之道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張子語錄下

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
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
同諸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
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央在季夏之
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
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
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
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

此理

謂五帝皆黃帝子孫於理亦無黃帝以上豈無
帝王

大雩龍見而雩是也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
有水旱則別爲雩

禮文叅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
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
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
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
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

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先嗇是始治稼者據易是神農也司稼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綴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穡所成舊說以昆蟲爲百種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爲百種或至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穡而已此蜡是報成之祭故所祭甚有重祭之者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隱居以求其志求志欲盡道也問學求放心於其失而已

時雨化之者如春誦夏弦亦是時反而教之亦是時當其可之謂言及而言亦是時言及而言非謂答問也亦有不待問而告之當其可

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

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已以化也如顏子大率私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但修此以教人顏子嘗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於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艾作於此化於彼如祭祀之類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時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

中而行禮義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壑出母子思不壑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則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

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况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為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偽迹俱辨則都無也

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

人倫道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
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
而未嘗以爲有意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
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
爾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
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
若果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有
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子細必實
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

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
有知長安子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
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可以
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
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
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
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
乎求思也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褊
何以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
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

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
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
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
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
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
此所以要鞭後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
間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則同氣則
天理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
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

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
則却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作其不則漸寬容苟志于
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
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
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
至窮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
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
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
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與一成

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理即是學也所
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
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
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
則豈可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
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
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依但其所以使學者先學禮
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
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
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

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
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
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
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
五十五而學是學
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
十以前庸有不至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
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其只爲少小時不
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有害欲速不達
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音訓雖真偽未可知然從之不害爲經義理所
主義則音使不動如地名名從中國號從主

人名者文字號稱呼也

雞鳴雞不能如時必老雞乃能如時蟻鬪必有
大者將領之恐小者不知鬪然風雨陰晦人
尚不知早晚雞則知之必氣使之然如蟻之
鬪不知何緣而發

言不下帶是不大聲也人發聲太高則直自內
出聲小則在曾臆之間不下帶者氣自帶以
上也

湯征而未至怨者非言史之溢辭是實怨今郡
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
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傾望其上之來是其
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
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如朋來而樂方講道
義有朋來悅盡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
謂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
故言使不動

縱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見周公不踰矩
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

命荅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

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况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効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

或此道近或顏子後言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得造深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鈞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摠也今言盡物且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盡其心

也窮理則其間細微甚分有別至如徧樂其始亦但知其大揔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盡心耳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禮物因物取稱或物之後而不可常也他人之才未善故宜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故宜素以爲絢二素字用不同而義不相害倩盼者言其質美也婦人生

而天才有甚美者若又飾之以文未宜故復當以素爲絢禮之用不必只以文爲飾但各物上各取其稱文太盛則反素若衣錦尚褻禮太盛則尚質如祭天掃地繪事以言其飾也素以言其質也素不必白但五色未有文者皆曰素猶人言素地也素地所以施繪子夏便解夫子之意曰禮後乎禮所以爲飾者也素字使處雖別但害他子夏之意不得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此當通
爲一段中有子曰隔不得論語中若此者多
中行固善也狂狷亦是有恒德若無恒不可
以測度其鄉原是故曰不占而已矣

語錄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張子語錄後錄上

遺事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

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

西銘

一

暨

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

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

不仁不孝也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

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如何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

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

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

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

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

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

程氏文集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曰由明至誠此句却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

正勉七

張子語錄後錄一

二

直

遺書

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程氏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止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佗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自有先後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間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為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其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為然見程氏遺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
丑子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屬

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遺書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同上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錄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棟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

遊明道哭子厚詩

張子語錄後錄上